

十朝东华录

乾隆朝

第六
卷
七
册

函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金人入寇

幹離不取
律余都劉
彥宗勳金
主南侵

粘沒喝南
下畫貫還
歸

李貴賈賊
元

幹離不入
幹離不入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初幹離不在平州遠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畫賈郭樂師治兵燕山幹離不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眾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諸班勃極烈科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右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據賴為六部路都統闡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幹離不監闡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卒與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起擴等處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高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童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尚有幾許軍馬遂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約張殺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實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懣不知所為即欲假過關宴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必必挫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顧少留共圖報國東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使克也貫怒叱之曰貴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置置師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懦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被執罵賊元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已酉金幹離不入檀州郭樂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樂師與彥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彥度上彥度以御筆所書有序樂師不從加以常勝軍猖暴樂師右之彥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彥度靖至坦

權州郭
藥師劫
靖山版
以燕山
勝金邊
鄉導

傳使金
不屈害

帝以禁
付梁方
出守

帝欲東
命李稅
出守金
吳叔語
執止之

宇文虛
請帝降
罪已今
下勤王

懷待之樂師亦重請稱爲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樂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寺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皆來實至樂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樂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實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頃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樂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度又言樂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先橫日甚始詔遣官充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樂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師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樂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不既得樂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幹離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持之伏地愈直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竟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諡忠肅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戚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蔡陽步軍都虞候何澧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戊午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敏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默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使爲東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稅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已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至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同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黷權已盡而年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道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

姚古科師
中入援

李綱吳敏
請帝傳位
於太子

欽宗即位

遣李綱使
命綱離不
欲還郭樂

師勸之行
詔中外直
言

梁方何平
灌奔潰金
灼遂渡河

使蔡攸守
文虛中請
上皇東行
避敵

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眾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革澤具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并不次任用。中外臣庶。并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寺少卿李綱謂敏曰。建收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傳位於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為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遣給事中李觀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郭樂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甲子。金將幹離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戊辰。金幹離不陷相。睿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兵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己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幹離不渡河。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樂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繼承之初。敢忘負託之重。事非復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韓昌參謀軍事。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

宰執請帝
出幸李綱
以死爭之

帝定固守
之議李綱
備禦

郭榮師導
幹離不據
年駭岡

李綱擊退
金

童貫在陝西募長青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舉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死而踣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計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鄆以避敵鋒行官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間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陷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卿等無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倉皇受命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實明綱趨朝則禁衛撥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瑁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令肄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癸酉幹離不軍抵都城西北據年駭岡天驕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榮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眾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瑛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

郭樂師教
金人遷求

李邦彥等
勸帝從金

議綱力爭
不聽

命張邦昌
同康王構

資金軍求
成

種師道入
援力止和
議不聽

種師道入
援力止和
議不聽

種師道入
援力止和
議不聽

種師道入
援力止和
議不聽

種師道入
援力止和
議不聽

種師道入
援力止和
議不聽

種師道入
援力止和
議不聽

種師道入
援力止和
議不聽

種師道入
援力止和
議不聽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三提記書局

敵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衣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天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即律中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樂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力戰而死丙子李綱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以立國至於違實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姓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幾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海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章賢妃所生也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於順天門外敗之金師稍斂西路稍通援兵得達乙酉路允迪使粘沒喝軍於河東丁亥種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令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却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種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欲游騎但守年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種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迴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創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三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

師道負李
邦彥謀和

帝與李綱
定韓金人
之議師道
請緩至春
分

姚平仲忌
韓氏先出
所營遂敗

金遣王洵
來責道等
帝罷綱以
謝之

陳榮事上
書請用李
綱并師道

請緩給金幣於金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眾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壯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光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朝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讎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蹙然後以檄取誓書覆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韓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應功名獨歸韓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韓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使更覺之韓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金離幹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也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綱領之令駐於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趨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奉命慨然而往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梈之徒庸譚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全人不復敗盟否也邦

斥李綱房
等軍民等
集殺內侍
數十人帝
諭用綱乃
退

詔宇文虛
中如金許
割三鎮

楊時請召
種師道劉
光世又請
還肅王誅
姚古

李綱請詔
姚古等追
幹離不大

彥等不願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網非特墮邦彥等計中也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闕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眾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眾莫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憤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種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眾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摩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惶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已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離不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併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數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師退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動兵者並依軍法種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楊時上疏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害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日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種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重未乾而肯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入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金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時姚古種師道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召古等追之且戒餘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

臣不聽
種師道罷

粘沒喝南

下折可求
等皆敗

詔使金人
罷種師等

太上皇至

京師
師中為許

翰強之出
戰遂闕死

李綱斬
安節

以綱為兩
河宣撫使

出境分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遂無成功 癸丑種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宜使解
兵柄不聽先是粘沒喝圍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
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劉
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
威勝軍李植以城降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通判趙伯璠皆力戰死之未幾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
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警當固守于
是命種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種師道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
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
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
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庚寅姚古復隆德府辛卯復威
勝軍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京師五月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種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為犄角師中進次平定
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規者以為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
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數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顥
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
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顥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
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己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
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關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將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迫古於盤陀古兵潰退
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贈師中少師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以為憂數上
備邊禦敵之策輒為耿南仲等沮及姚古種師中敗種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為兩河宣撫使劉幹副之以代師
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
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

網疏勿散
諸路兵不

劉鈐解潛
兵敗
召李綱還
張瀨等戰
敗

幹離不得
趙倫端書
粘沒喝得
帝致遼梁
王書復分
道入寇

許金三鎮
賦稅

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使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為還延拒命。起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陸辭。又為上道唐恪最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未。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鈐屯遼州。幕官王以甯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瑗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若。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鈐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八月丙申。復以神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瀨與金人戰於文水。敗績。丁未。幹離不犯直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金粘沒喝。幹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侗曰。金國有律。余親者。領契丹兵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幹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親。皆遣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余親使為內應。仍賜銀絹。倫還見幹離。不即以蠟書獻之。幹離不以聞於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粘沒喝游兵所得。復以聞於金主。金主甚怒。以粘沒喝為副元帥。幹離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譚金銀。專論三鎮。至是

粘沒喝陷太原王巢死之

從何桌請分天下二道十三路為

种師閔敗績劉真定劉均死之

呂好問進策金之策并劫大臣遂敗罷

下詔徵兵四方种師道請幸長安張叔夜錢

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始粘沒喝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良朱大酉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粘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彥轉運韓揆等三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珣河東名將也領兵由甯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珣離朔未幾而朔已降虜珣麾下多朔人粘沒喝驅朔之父老以示珣軍軍遂叛珣及戰乃為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奇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粘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逸亦敗丙戌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桌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太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幹離不戰於井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先是真定帥劉鈐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虜不敢入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固上以太原危急命鈐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遼代守真定遼措置無策至是虜攻甚迫鈐轄劉璘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璘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璘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拚刀欲奮門出不果自縊死李遼被執北去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訥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覲蠟書并元議割三鎮體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卑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賂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敵舉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辛丑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為憂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丙午詔种師道還是師道駐兵河陽虜使王訥來禮甚倨知虜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十一月詔止援兵時南道

蓋各統兵
赴關唐恪
等迫之

折彥質等
潰走粘沒
喝渡河

李若水乞
申飭守備

孫傳何真
任郭京以
兵

聶昌如河
東割地趙
子清擄眾
樂之

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關會唐恪取南仲專主和議諸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已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臬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與議而唐恪取南仲等力主割地臬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臬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時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眾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活女帥眾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馬濟李若水往使行至中年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澗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爾敢言退者斬眾乃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言之乞申飭守備丁丑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傳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九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指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太平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取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遇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鍾而登鈴轆趙子清麾眾殺昌抉其目而嚙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

取南仲志

吳敏李綱

遂與吳升

力沮戰守

金鈴雖不

粘沒喝抵

唐恪取南

仲遠遣援

兵京師遂

無備

唐恪勸帝

幸西洛何

果止之

叔夜戰却
金人

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升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
丙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丙丙脫去南仲遂走相州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村寨不遺餘力鼎
豐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克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
林淵鈴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貽張謀於潛鼎豐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
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乙酉金鈴雖不自真定
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於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
取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
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
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
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鎮天下兵親正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
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守死社稷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詔即日自將中軍令子
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
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
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於城下都人大懼閏月癸巳粘沒喝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
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礮架五鵠車二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
學士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濂與金
人戰於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
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
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失十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敢敵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
射何臬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鄭王為質上曰朕為天子豈可以父為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近
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遣馮興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諱如金軍以請和既至
粘沒喝即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

胡慮老請
拜康王為
太元帥率
天下兵入
援
郭京敗通
金兵登城
黃經國等
死之
將宣放邀
帝犯圍而
出呂好問
諭之乃退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何臬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自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官者黃金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奉元領果斬關進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父子猶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各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將宣幸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聲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史臣曰初幹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貞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為不利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觀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為女貞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

慶曆元年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甯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張溥曰徽宗宣和之季用兵燕雲竭天下之力僅得七空城賊臣王黼童貫蔡攸趙良嗣等重侯累相封賞不
貲君臣舉鰭方慶奇功萬年遠駕祖考未幾張王啟釁郭藥師背叛幹離不粘沒喝長驅並下東幸不果遂謀
內禪弟德三十餘年天人怨怒不思改德而欲廣封疆強如秦隋長城高麗適為亂階積弱之國哉欽宗為
太子不聞敗度踐阼之日聲伎不親靖康初政能除六賊宜若有為然朝議集舍和戰無常一人之身乍賢乍
佞誤國喪師其失不可勝道也金寇渡河帝詔親征上皇行而天子守計已定矣白時中李邦彥等忽倡出幸
之謀李綱以死爭始決備禦亡何而和議紛起親王出質神師道宿將老謀棄置不用姚平仲所營敗走金人
來責欲罷綱以謝之諸生伏闕變幸少止復割三鎮地以畀金求其退師寇在門庭謀無一斷兩月之間紛更
萬狀狐裘蒙戎所必亡也京師解嚴防守盡撤勤王兵集而散之使去講和無益而求成不已吳敏等留虜使
劫遼人蠟書事洩為敵藉口二酋席捲敗降相繼三鎮之棄守未決四方之援兵不應李綱罷師道死而妖人
郭京直握兵柄徒為敵笑爾原欽宗之意未嘗不幹蠱而其病在於畏敵原諸臣之意未嘗不畏敵而其病在
於忌賢六賊雖去李邦彥唐恪耿南仲等尚在猶六賊也始而謀幸既而謀和小人之術盡矣李綱用而主守
神師道入而主戰二者國家之福非小人之利也賊臣同心不急退敵而急退綱元年二月罷綱命下陳東等
上書請留軍民數萬搥鼓喧呼唾邦彥殺內侍義出眾憤而賊臣即借以中綱欲致大學諸生於獄帝亦遂疑
綱弗察也外而不內以奪其權召而即罷以困其身建昌安置若有隱憾焉高宗即位李綱入相為奸所排陳
東歐陽澈上書黃潛善汪伯彥害之遽斬東市亦以鼓眾間綱而帝惑不解也國家大亂所恃者大臣大臣所
恃者人心而綱獨以人心之歸開二主之怒宋事所以卒莫救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先是京城既陷何臬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
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臬及濟王相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
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臬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己卯雪不止是日

欽宗如青
城粘沒喝
軍

金人索少
女充後宮
宮嬪多赴
水死

歐陽珣將
命死義

范致虛等
援兵潰

兩河民不
肯奉降金
之詔

金人再進
帝金營

劉給死義

宋史記事本末

卷五十五

晝夜有白氣出大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舉陳過庭孫傳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乃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帝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爲言可且以帝康王爲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章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發紫筠館花木以爲薪丙寅金人索京城驛馬御馬而下七十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遣劉給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義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時范致虛會陝西兵十萬人入援至碩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於崇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相如金宮報謝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庚子金人索金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舉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舉若水等復如青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白果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果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瑄曰皇帝旦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瑄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稽仲努力丙午割地使劉給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給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給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待死不若北去取富貴給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沒喝幹離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接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關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皆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

宋史記事本末
卷五十五
宋史記事本末
宋史記事本末

粘沒喝幹
離不留帝
徐揆請還
闕遂被殺

吳乞買廢
帝及上皇
為庶人劉
彥宗請立

金人邀上
皇詣軍

李若水死
義

擁傳吳革
謀臣太子
為吳并莫
壽龍瑣達

行

師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輟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爵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其所殺。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和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即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賄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監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出。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并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戊午。金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書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內寓。金人整南薰門路。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屬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遽疑未行。欲飲藥。為范瑄所奪。瑄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鄧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府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即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甯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因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